

夜  
的  
味道

孙菁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夜  
的  
味道

孙菁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的味道/孙菁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206-14425-7

I. ①夜… II. ①孙…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0953 号

## 夜的味道

著 者:孙 菁

责任编辑:陆 雨

封面设计:李秋霞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咨询电话:0431-85378033

印 刷:通化金泰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22.75 字 数:46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4425-7

版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作品简介

《夜的味道》是一部中篇小说集。

全书收集了五篇小说，每一篇作品都围绕着人性展开了不同风格的描述，作品主题积极向上，人物充满正能量。

在作者的文字里，人、魔、鬼、怪，尽显着不同方式的人性与魔性。善良与贪婪；高尚与卑鄙；正义与邪恶；不同的时代背景，相同的人伦道德，演义着世间轮回的百态人生。

作者以她独有的写作手法和表述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文字世界，讲述着人性的可怕亦可怜。用隐喻的手法告诉读者：凡事皆有因果之报，人生不可妄为，生命不可挥霍；珍惜生命，珍爱身边人，这才是为人之本，处事之道。

本书的作者孙菁女士，十八岁开始文学创作，现任：中国散文诗研究会理事，中国散文诗作家协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集安市文联秘书长。获国家、省、市级奖励十余次。

先后出版发行了散文诗专集《心路无语》《梦留夕阳》散文专集《底片无声》短篇小说集《情感废墟中的女人》。

《夜的味道》是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希望她的文字能带给读者更多的人生感悟，让我们在品味故事的同时，也能随着故事里的主人公一起，慢慢地走过生活，走过生命，走出人性的完美与真诚。

# 目 录

珍妮 .....	1
黛娥 .....	72
夜的味道 .....	148
幽幽兰香 .....	216
还来还去 .....	270

# 珍妮

—

水一点点漫过身体。

珍妮抬起头：“苍天啊，都说你有眼，我看你是有眼无珠啊！”

天上的太阳如一个暴躁人的脸，涨红涨红地盯着一点点沉进大沟河的珍妮……

水面没有因为吞噬了一个鲜活的生命而异样，依然如镜，依然清绿。刚刚因珍妮的经过而泛起的涟漪也随着珍妮的消亡而消亡，大沟河的水面平稳深邃……

当珍妮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冷，是冰冷冰冷的那种感觉。她看了看周围，阴黑阴黑的。珍妮的心里有点恐惧，她不知道自己在哪，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她记得自己沉入大沟河底的时候，胸口上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得她喘不上气，接着她就什么都知道了。

现在自己是在哪里呢？就在珍妮不知所措的时候，她看到远处有一点光，是那种荧光灯似的绿光，忽闪忽闪的，珍妮迎着亮光走去。

就在珍妮的恐惧随着亮光的临近渐渐消失的时候，眼前的亮光让她整个人都僵在那里了，两条腿再没有一点力气，感觉自己的心脏已经飞出了胸膛，她看到对面走来的人群中间有一顶大大的轿子，走在最前面的两个人，一黑一白，手里还举

着长长的招魂幡儿。珍妮想起了老人故事中讲到的黑白无常——索命小鬼。此时的珍妮才想起自己投了大沟河，想是已经死了，现在应该是在人们常说的阴间——鬼的世界，前面的这些人定是来引导自己进阴间的。

珍妮想起了许多老人讲过的故事，想起了故事里那些可怕的情景，恐惧便重新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对面亮光下的人也看到了珍妮，也正吃惊地看着她。就在双方都愣神的时候，珍妮听到一个震撼心灵的声音：“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停下来？”

珍妮看到那个黑脸的人忙弯下身子，走到轿子跟前：

“回冥王，撞上了一个不在编的新人。”

“不在编的新人？什么来路啊？”

“回冥王，就是三天前来报到的严左的女儿，严珍妮。”

“严左？”

“是呀，冥王，就是那个你让他转世回去，将来能当大官的严左，他不但领您老人家的情，还在殿上写下血书，说什么冤情不清誓不为人的那个，您老人家忘了？”

“这几日城隍做寿，喝得我是荤七素八的，想起来了，那这个严左如今何在呀？”

“回冥王，小的看他朽木不可雕，就把他困在深水瀑布里，让他消消从人间带来的阳火。”

“胡闹！严左在阳间的寿命本来就没有到，只是太上老君茅厕里的那个虫带了玉帝夜壶里的东西逃到凡间造此孽障，按说咱们是不该收他的，可壶里的与那虫拜了把子，成了兄弟，我也是没有办法才急着隐去他今生阳间的磨难，让他再赴阳间转世做一个爱民的清官，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定数，你怎么就把他困在了深水瀑布里呢！”

“小的看那严左誓死不回阳间，您老人家又要去城隍那里贺寿，一时性急便困了他，请冥王恕罪。”黑脸的无常双腿跪地浑身颤抖。

只见冥王探出身子看了看珍妮：“这是个孝顺有德的女子，她的阳寿还早呢，怎么也来了？去，把她带过来。”

“是，冥王。”黑无常从地上爬起来，看了白无常一眼，两个人来到珍妮面前，一边一个拉起珍妮，便把她带到了轿子前面。

这时的珍妮心里反倒平静了许多，她抬起头看到轿子里坐着一位相貌威严身材魁梧面如自家锅灰一样的黑人。

“嗨，见了冥王还不下跪！”就在珍妮仔细端看轿中之人的时候，黑无常冲着珍妮喊。

珍妮没有理会黑无常，她冲着轿子里的人：“冥王，你就是我们人间常说的阎王爷吗？”

珍妮见那人冲自己点了点头，便扑腾一下跪在地上：

“阎王爷，冤枉啊！”

珍妮的泪如决堤的洪水，一会儿工夫就在冥王的脚下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水潭，在阴黑的空间里水潭闪着晶莹的光，珍妮的泪还在不停地落，水面上便泛起一波一波的微涟，如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

冥王看着自己脚下因泪而成的水潭：

“此女子泪水清纯如月，带冤聚而成潭，必有天大冤情，值更官！”

“小的在。”

“把这个叫珍妮的女子带回洞府待本官细问分晓。”

“是，冥王。”

珍妮被一条铁链带着来到了冥王的大堂上，珍妮看到，这里阴暗却不阴森，没有一点邪魔的味道，倒透着一种正直威严的正气。此时的珍妮镇静了很多，跪在大堂正中，大呼冤枉。

“珍妮，你站起来，一旁坐下慢慢说。”

冥君的声音很慈祥，珍妮的泪便又一次冲出眼眶……

## 二

大沟镇是因大沟河得名。镇子不大环山抱水，多年来风调雨顺，人们生活的安逸平静。镇东住着一户严姓人家，丈夫严左宽厚老实、妻子严氏美丽娴静，是镇子里公认的美人儿。夫妻二人经营着镇子里唯一的一家杂货店，他们以薄利待客，并时不时地接济穷苦，生意一直做得红红火火。夫妻二人的善良在大沟镇是有口碑的。他们有一儿一女。儿子严慎之，十八岁在外读书，小女儿严珍妮十五岁聪慧漂亮，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殷实美满。

两个多月前，镇子里的老督办辞职要退隐回老家，大沟镇来了一位新的督办，此人姓史名格。他的出现打乱了大沟镇多年平静的生活。

有些好事的人通过多方打探得知：这位史督办，本是一名贫家子弟，十三岁被卖进一韩姓富户人家做门童，因为口齿伶俐会说话，很快就成了这韩家三姨太的小跟班。十六岁那年秋天，韩富户出外收租，三姨太便拉他上了床，并生下一儿子。韩家虽说有六房太太，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这三姨太的儿子一出生，就成了韩富户的心头肉了。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摔了。三姨太自然也是母凭子贵，心安理得地掌握着韩家的大权。穷小子史格自然而然地就做起了韩家的大总管。俗话说，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三姨太与史格私通，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韩富户抓了个正着。

那天，韩富户带着账房先生去乡下收息，刚出镇子十几里，车子就坏了，偏偏这时天又下起了雨，韩富户和账房先生只好走着回了镇子。此时的三姨太正与史格在温柔乡里缠绵呢，韩富户被屋子里的情景气疯了，他一边喊人一边冲上去抓住企图逃跑的史格。韩富户毕竟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再加上气火攻心，哪里是年仅二十



五岁的史格对手呀,眼看着自己被韩富户死死地抓着无法逃脱,情急下的史格对着韩富户的面部就是一拳,韩富户倒退了几步,史格接着又是重重地一脚,韩富户的脑袋撞到床头的雕花栏杆上,整个人吭哧一声便软软地堆了下去。

三姨太一看,忙跳下床,从柜子的底层拉出一个小木盒子:

“冤家,这是我这些年所有的积蓄,拿着,能跑多远跑多远,这儿你别管了,有我呢。”

“不行,我突然失踪,只怕人要怀疑。”

“我就说是看变天了,打发你去乡下找老爷送衣服了。记着,在外面发迹了,别忘了我和儿子。”三姨太边说边把史格推出了门。

### 三

话分两头,先说这三姨太送逃了史格,转回身一摸这韩富户的鼻孔还有丝丝气息,这女人便手脚麻利地清洗了韩富户身上的血迹,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把韩富户搬弄到了床上,屋子里一切依旧。安置完毕,便熄了灯火,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床边守着昏迷的韩富户。

太阳出来的时候,三姨太便说韩富户下乡受了风寒要请郎中。韩富户下乡有账房先生为证,他的昏迷不醒倒也没有引起外人的怀疑,几个郎中请下来,韩富户依然是只有气息不省人事,十几天之后,便撒手西去。三姨太有儿子,接管韩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女人倒也是个有良心的人,对其他五个姐妹她倒也是如韩富户活着的时候一样,吃、穿、用样样不少,只是给她们每人都分派活计。家里的吃、住、行,各有人管:

正房管理家中所有孩子们的吃饭穿衣和学习。

二房管理家中各房屋里的佣人。

四房管理家里庭院中的佣人。

五房管理出行的车马。

六房管理家中采购。

并要求她们按月上报所有消费数目,月月清算,韩家上上下下的日子过得倒也是井井有条。此外,这女人还假模假样地发榜寻找出去寻主失踪的管家史格。

再说慌忙逃走的史格抱着三姨太给他的一箱子私房钱,一口气跑出了千里之外,来到了一个叫下糊地的城里,用三姨太的积蓄开了一家珠宝行,很快就发迹起来,被当地的督办相中,招了上门女婿,并花银子买了个顶补的缺儿候着。正巧大沟镇督办年老体弱退了个位子,史格便来到了大沟镇。

大沟镇的老督办是一位仁慈厚道、爱民如子的好官,他驻守大沟镇三十多年,

从没有强增老百姓一两银子的税。有时遇到真有难处的百姓，老督办还要伸出援手帮着百姓渡过难关。所以，相对别的地方，大沟镇的物价要低一些。百姓的收入也好很多。从下糊城里走出来的史格一眼便相中这一环节，他先是引用其他地方的范例，增加了大沟镇百姓的各项税收。又对镇中所有经营户进行排查分等。严左家便被排进了大沟镇首富的行列。每年要向督办府上交两千两的税银。告示一下，别说严左家，就是大沟镇的百姓都是大吃一惊，两千两！严家店虽说是全镇唯一的店，可大都是薄利经营，实惠百姓的商品。别说是两千两，就是严家人不吃不喝，一年也赚不下一千两银子。严左撕了告示，带着自己十年经营的全部账本找史格算账。

大堂之上，史格沉着脸，看着严左带来的那厚厚一摞的账簿：

“严老先生，你是个商人，不会连最起码的经商之道都不懂吧？我是增加了你的税，你也可以增加你的商品价格嘛。我只增加了你一点点，你的商品增加多少可就不好说了，你的店是镇上唯一的店家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的利益吗，你不说感谢倒也罢了，怎么反倒来怪我呢，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呀。”史格不阴不阳地拍着严左的肩膀。

“督办大人，您不知道，我经营的都是百姓日常生活必须的东西，本来利就薄，加之有些贫穷人家一时又拿不出现钱，每年赊欠出去的货物不计其数，这样算来我实在是只能维持生计，如果加价，别说百姓承担不起，我个人也负担不起呀。”严左拿起历年来记载着百姓赊欠的账本。

史格一脸的不高兴：“严老先生的善举我早有耳闻，本人很是敬佩，这样吧，这个物价呢，我以官方的名义来定，至于你的税银呢，是吧，严老先生是个聪明人，啊，一切都好商量，好商量。”史格话里藏音地拍着严左的肩头笑微微地点着头。

“督办大人，我知道这税收是国法，咱抗不了，如果乱增加，那就是乱了国法，是要引起民怨的，是违天道公理的，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严左是断然不会做的。”严左摆脱了史格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

史格不乐地把双手叠握在一起，两眼盯着严左：“严老先生，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我这也是为了大沟镇好，你也是个走南闯北的人，大沟镇的税收项目就是比别的地方少嘛，这是事实吧？别的地方能做到的事，大沟镇怎么就行不通吗？难不成大沟镇不是皇家的土地？朝廷的律法在这里不能用吗！”

严左看着史格涨紫的脸，收拾起自己的账本头也不回地走出大堂：“狡辩，不可理喻！”

望着严左的背影，史格咬牙切齿地吐出了几个字：

“不识抬举的贱民！”

## 四

话说这史格在下糊地的时候结交了一个州府的儿子，名字叫迟翱建。这迟翱建

依仗着他老子的权势,在下糊地做尽了坏事;抢男霸女,强占房屋;挖坑埋活人,下套逼死鬼,那真是啥事损八辈,他干啥事。

俗话说的好,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王八找个鳖亲家,什么人找什么人。这史格到了下糊地没多久,两个脏货是眼对眼地来了个一见如故,三个头磕到了地上,二人拜了把子。

你以为史格那督办的职位真是他老丈人有能耐啊?说破天,史格的老丈人也就是个小小的州督办,他虽有送银子的路子,却没有点派的权力,他说让史格干啥那史格就能干啥?不可能的事嘛。史格能有今天的位置那都是迟黼建他老子的功劳。

这不,史格到大沟镇上任二月有余,迟黼建自己在下糊地做恶都觉得没趣,带着几个打手,便来到大沟镇找史格。

“呀,呀呀,黼建兄啊,什么风把你吹来啦?”这史格一见迟黼建,那美的呀,亲的呀,额头上的抬头纹,皱的就像是老母猪的鼻子。

迟黼建晃着个大脑袋瓜子,斜着一双斗鸡眼,龇着一嘴大黄牙,迈着八字步,挺着个猪八戒的肚子:“我说史格兄弟,不错啊,我这一路走来,山清水秀的,看得出,这地方的油水不小啊,我说你小子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原来在这么好的地方偷着乐啊。”

“哎哟哟我的黼建兄呀,你可不知道,这地方看似不错,百姓都刁着哪,这不,你看到那个刚刚走出去的人了吧。”史格指着刚刚走出衙门的严左。

迟黼建转头看了一眼严左的背影:“那个抱着账本的老头?我还以为是为你办事的师爷哪。心想着,这小子又出了什么好点子,让这老头去帮着收钱哪。”

“收钱,他是来找我算账的。”史格气急败坏地说。

“算账?”迟黼建一双斗鸡眼的眼珠子瞪得跟玻璃球子似的:“历来都是咱哥们找别人算账,这天下还有敢找咱哥们算账的人?真是反了天啦,兄弟,怎么回事,跟哥说说,有哥在,你怕个球啊。”迟黼建挺着个大肚子拍着史格的肩膀。

在史格的客厅里,迟黼建端着茶碗:“噢,原来是这样啊,真是刁民!”听了史格的诉说之后,迟黼建歪着头,斜着一双斗鸡眼看着史格:“你那么有才的脑子,就想不出对付他们的法子?”

“没人手啊,大哥,你看我刚到这不到三个月,人生地不熟的,衙门里的人跟那个退了的老朽二十多年,我一说要增收税银,那一个个脸绿的,就像挖了他们的祖坟一样,全都跟我做对不说,还搬出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律法条规来。

大哥,这些可都是我这衙门里的差人,有了他们撑腰,你说那帮刁民能不放肆吗?我本以为,自己有了位置,可以好好大展身手干一场,一来可以给咱当州府的爹长点脸;二来也能好好孝敬一下他老人家;谁知道碰到了这么一帮刁民,油盐不进,别说孝敬爹了,再这样下去,我自己都得饿死了。

尤其是刚刚出去的那个叫严左的,仗着是这大沟镇首屈一指的大店家,带着那些店铺的掌柜们一起抗税。这不,刚刚竟然抱着他的破账本子跑到衙门来跟我算

账,真是气死我啦。”史格在迟黼建面前哭丧着脸,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

“明白了,兄弟,不就是人手嘛,大哥有啊。明天,明天我就把家丁选三十个过来,你知道,大哥手下的家丁,那个个都是好样的,你说什么样的刁民咱没遇到过呀,照收拾不误。”

“大哥,家丁不行,咱得用官府的人,有了官府的人,咱说话才能算数。”史格提醒着。

“噢,也对,兄弟你现在是督办,既然你手下的人不帮你办事,那你就把他们开喽,我让咱爹给你派几个带条子的人过来。看这些刁民还敢说个不字!”

“大哥呀,是要官府的差人,带条子的有什么用啊。”史格急了。

“哈哈,兄弟,这你就外行了不是,我说的条子可不是写字的那条子,我说的这些条子呀,就是在差人里面有职务的,正宗吃皇粮的,都是官兵,有的还上过战场杀过人哪,比你这衙门里的差人级别可高了去喽。”迟黼建晃着大脑袋瓜子得意地很。

“是啊?大哥,太好了,那你就多给我带几个条子过来,我让衙门里的这些差人通通滚蛋。省得碍手碍脚的坏事。”史格乐得嘴角快挂到耳朵上了。

“行,嗯 独眼。”迟黼建扭头冲着身边一个猴瘦猴瘦的人,这人瘦得头盖骨都是尖的,那绸缎做的家丁衣服穿在他身上,就像是送葬队伍里扛着的那个假人披了件活人的衣服,整张脸也没有猴子大,右边还从额头切过眼睛直到耳根斜卧着一条刀疤,这张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要多吓人有多吓人。

“少爷。”听到迟黼建喊自己,那猴瘦的人撇着个罗圈腿走到主人身边,这人长的难看,那声音也难听,就像被切了脖子将死的鸡挣扎时发出的那种声音,胆小的人听着就感觉疼得慌,再配上那张脸,活生生一个恶鬼在世。

“你腿脚快,马上回去跟我爹说,就说大沟镇衙门里的差人勾结刁民抗税闹事不守国法律例,企图逼走新上任的督办,求他增派人手维持秩序。”迟黼建看了那个独眼一眼:“把事情说的越严重越好,就说我来看兄弟,结果被刁民困在督办府了,你是自己跑出去的,明白吗?”

“放心吧少爷,我定会把你办得妥妥地。”那独眼撑着个要死的鸡嗓子,转身就往衙门外跑,那麻秆儿似的两条罗圈腿,跑起来就像一条被放了气又被割了一刀的破车胎……

## 五

放下这两个臭味相投的恶货不表,但说气呼呼从衙门里走出来的严左,他怀里抱着十几年的账本,一路上是唉声叹气:“变了,变了,这世道要变了,大沟镇的好日子到头了,到头喽。”

“严掌柜,你这气呼呼的是去哪儿呀。”镇子里经营油坊的王掌柜在自家的铺子

里看到严左,把头伸出柜台喊着。

“去哪?能去哪儿呀,督办府呗。”

“严掌柜,来,来,进来坐坐,喝杯茶。”王掌柜一听严左去了督办府,忙走出柜台招呼着。

“坐坐就坐坐,回家也是气,那就坐坐。”严左边说边进了王家铺子。

“严掌柜,你见到新来的督办啦?”王掌柜端着茶壶坐到严左身边。

“见和不见还不是一样。”严左气呼呼地说。

“怎么说啊?”王掌柜不死心地追问。

“怎么说?加你没商量!这下我是真整明白了,原来的老税收项目一点不变,税收额提高六成。又新增加了:收入税、经营税、人口税、畜生税、居住税、水税、柴税、桥税、路税、入厕税……”

“什么,什么?”不等严左说完,王掌柜抢过话头:“入厕税?你是说入厕也要收税?”

“收啊,督办大人亲口说的,必须收。”

“那你没问问督办大人喘气要不要收税呀?”开在油坊铺子边上的布店掌柜的凑了过来,听到王掌柜的话,便接口问了一句。邻近的几家铺子里的掌柜也慢慢地聚了过来,大家听了严左的话,都是心生愤怒,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你们说这个新来的督办是怎么回事呀,一个皇帝的法规律例,老督办执行了二十几年,他来了怎么就不行了呢。再说这加的也太狠了吧,按着这个加法,那我们这生意还做不做呀?”

“是呀,这税说加就加,一年下来连饭都没得吃,还做什么呀?”

“严掌柜,你不是去找新督办算账去了吗,那新督办咋说的?”有消息灵通的掌柜问。

“就是算账了才知道加了这么多税收项目哪,督办大人说了,他加我们的税收,我们可以增加自己货物的价格。”

“货物加价呀,怎么加呀,以他增加的税收额度,那得加多少才能保住我们的生意呀,那不成了漫天要价了吗?”

“是呀,我在这镇上经营了几十年了,街里街坊的,加少了没用,加多了那百姓还不得骂我们的八辈祖宗啊。”

“是啊,物价乱涨会带来地方不安的,督办大人该知道这个理啊。”

“我们大沟镇,自从老督办来了之后,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二十几年了。”

“是啊,想当年我们大沟镇土匪横行,洪水肆虐,年年种,年年荒,家家没有隔夜米,人人没有平安心哪,老督办带着官兵平匪,治水,皇帝知道了他的功绩,一道一道的圣旨召他进京,来一次,我们留一次,召一回,我们挡一回,硬是让他留在大沟镇,老在大沟镇。”

“是啊,也是我们大沟镇的父老欠了老督办的情啊。”

“别提过去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啊,新督办的新规我们不守吗?都说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看这新督办也不是个好说话的主儿,看他那嚣张的样子,定是个有根基的。”盐店的苏掌柜急赤白脸地说着。

大家都知道,这次新督办的法规里已经把盐划为禁品,严禁店铺自行收售,一切由官家配给,统一买卖,违者按私运禁品罪株连九族,这样一来,盐铺的生意就可想而知了。

不知不觉的,大沟镇里十六家铺子的掌柜一个传一个地都聚到了油坊里,什么饭铺、鞋铺、剃头铺、肉铺、酒铺、裁缝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谁也说不出个好主意。

“我们去找老督办吧,问问老督办该咋办。”寿衣铺掌柜的一句话提醒了大家。

“老督办不是回原籍了吗,还没走吗?”

“没走,听说是新督办把皇上赏给老督办的还乡银子给扣了。”

“真够缺德的。这是从哪来的这么一个主啊,就不怕遭雷劈!”

“这世上,敢什么缺德事都做的人,有几个怕雷劈呀?他们根本就不是人,畜生不如的东西,你能用人的心思去想呀。”

“行了,行了,你们也别乱嚷嚷了,骂大街能解决事情吗,咱们还是听听严掌柜的吧。”油坊的王掌柜提醒着各位掌柜。

“是呀,严掌柜,你是咱们大沟镇唯一的一个秀才,识文断理儿的,你快跟大伙说说这怎么办哟。”盐铺掌柜哭丧着脸。

严左看了各位掌柜的一眼,叹了口气:“叹,说什么呀,新来的督办根本就不是人的脑子,我感觉得出来,他那脑子里装的都是些男盗女娼的坏水,别看他长得白白净净,见人笑咪咪地。等着吧,大沟镇要不太平喽。”

“严掌柜,你别只说这丧气话,既然知道大沟镇有难,咱怎么也得想想办法呀,难不成就这么等死啊?”

“不等死,你能做什么呢?人家是官,手里拿着皇上法规律例。”

“那是什么法规律例呀,明摆着是打着皇帝的旗号,来欺压百姓,他说是皇帝说的,就是皇帝说的啊,有圣旨吗?”

“老兄啊,你在这里说没有用,有能耐你去当面问那新督办,你有皇帝的圣旨吗,拿出来看看!”

“好了,好了,什么时候了,还有心说这些没有用的。”盐铺掌柜的有些急。他看了一眼严左:“严掌柜,要不咱们真的去找老督办问问?保不齐皇帝真的又有新法规?”

“不可能,皇帝法规每三年公布一次,每年的正月督办府都公告的,今年的公告你们不是也都看了吗?”

“别说这些了,还是去问问老督办吧,也许他会给我们个解决的法子呢。”

“是呀,是呀,严掌柜,你就代表我们去拜访一下老督办吧,前些天我们几个还

在一起商量着为老督办搞一个送别宴,现在看,我们大家就都凑个数,算是点儿心意。”一直沉默着的饭庄掌柜搭了腔。

“好,好,好,行,行,行。”所有的掌柜都赞成。

严左看了看大家:“既然大家都同意,那王掌柜,麻烦你给大家记个数。”这个掌柜五两,那个掌柜的十两,大家七凑八凑地足足凑了一百两银子。严左看着王掌柜把银子包好,他双手抱拳:

“承蒙各位掌柜抬爱,我严左愿走这着,只是这增税是咱大沟镇所有人的事情,我严左一人怕是不能承担重任,我想请油坊的王掌柜和盐铺的苏掌柜同我一起前去,你们看可好啊。”

“对,对,人多事情说的完全。”有人赞同。

“行,算我一个。”油坊的王掌柜爽快地应着。

“那,我也去。”盐店的苏掌柜也点了头。

“那好,说办就办,免得夜长梦多,咱们现在就去。”严左说着就站起了身。

“这就去啊,快到饭点了,这个时候去……”盐店的苏掌柜犹豫着。

“嗨,这有何难,你们头里走着,我这就回店里给你们整点酒菜,送到老督办的家里,你们边吃边聊。”饭庄的掌柜边说边出了油坊。

## 六

老督办姓刘,单名一个柱字,是江西人。十六岁的时候跟随着哥哥当兵吃了皇粮,因为人长得俊俏,且聪明又勇敢,深得官长的喜欢,收在身边做了贴身小校,十几年过去了,刘柱的官长进朝做了大官,他也到了娶妻的年龄,官长便把夫人身边的贴身丫头赏了他。

这大沟镇地处边关,是一个环山抱水的地方,也是内地和边关的唯一通道。原来只有十几户人家,过的是靠天吃饭的日子。大沟河是大沟镇里一条最大的河,每年雨季大沟河就会洪水泛滥。

连年的边关征战,朝廷便在这里设了个粮草补给的兵站,后来有很多难民逃到这里,渐渐就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村镇。因这里难民多,土地贫瘠,洪水泛滥,人民的生活穷困不堪,更有匪人在这里拉帮子立山头,专门干那些打家劫舍的勾当。终有一天,这帮匪人不知死活地抢劫皇家兵站,皇帝大怒派兵征缴,带队的便是这刘柱,刘柱带兵进入大沟镇,一边剿匪,一边安民、治水,开垦土地。他在朝中的官长便在皇帝面前保举他做了这大沟镇的第一任督办。

这刘柱也是尽职尽责,尽心尽力的做着差事,五六年的光景,就把一个贫穷的大沟镇建成了一个繁华的集镇,真正做到了人人有饭吃,家家有田地,他还办学堂,建民团,让镇子里的人自己保护自己。一时间,大沟镇远近闻名。

因他的业绩突出,加之官长赏识他。这位官长多次在皇帝面前推举刘柱,皇帝

看刘柱确实是个人才,便下旨招他进京,结果大沟镇的百姓上万人血书给皇帝,死活不让刘柱离开大沟镇,也是皇帝爱民如子,体恤民意,加之大沟镇也算得上是边关重地,也确实需要一位有才干,能做事的人来管理,所以呀,皇帝就特准刘柱享受朝中一品大员俸禄,赐他夫人一品诰命的凤冠霞帔,继续留在大沟镇做督办。

这刘柱在大沟镇一待就是三十多年,如今年老体弱的他向皇帝递交了告老书,准备带着一家老小落叶归根回江西老家。

皇帝念他忠心耿耿几十年,尽职尽责,守护疆土,治理地方,准了他的请求,并赏他黄金千两告老返乡。谁知道,新督办史格却把皇帝的赏赐扣在督办府里,拒不交付。

这下难住了刘老督办,他本来不是爱财的人,可这是皇帝的赏赐,不领吧抗旨,领又领不到,没办法,就只能等着。

这天,老督办正在自家的花园坐着看夕阳西下,那漫天如血的残阳喷射着最后的光华,冲破层层叠叠的云海,努力地要把最后的光洒遍大地。

老督办的眼睛潮湿了,他从那努力喷发的夕阳里,好像看到了自己的人生:‘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无改鬓毛衰;少儿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老督办低吟着诗词,环顾着夕阳笼罩下的山麓,近翠远黛,层峦叠嶂,袅袅炊烟似缕缕落入凡间的云丝,那么轻盈,那么飘逸。暮色下的大沟镇是那样的安宁,寂静的空间里隐隐传来大沟河水的欢腾。

有家人来报,说是有客到。

老督办离开了这迷人的夕阳景色,来到自家的客厅,只见严左与王、苏三人正在客厅里坐着。

“哎哟哟,不知贵客进门,失迎,失迎。”老督办与这几位自是不陌生的老友。只见他笑呵呵地抱拳与三位掌柜的见礼。

“来呀,告诉厨房,准备酒菜……”

“哎,老督办,不用烦劳,酒菜已备,稍后就到。”严左不等老督办说完,便拦住了他。

“噢……”老督办愣了一下,随后他笑着说:“怎么?怕老夫供不起各位的酒菜?”

“哈哈,老督办,是饭庄的掌柜自愿奉献,不吃白不吃啊。”盐铺的苏掌柜笑着打趣。

“苏掌柜,这白吃的酒菜可是无价呀,吃进去容易,吐出来可就难喽。”老督办半真半假地说着。

“老督办,我们三个今天来到贵府,是有事情想向您老讨教。”严左把话题拉回了正路。

“是为了史督办增收税额的事吧?”老督办看也没有看三人,转身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端起了桌上的茶碗。

“您老知道?”严左吃惊地问。



“你们是不是以为老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不知道这大沟镇发生的事情了?”老督办的脸上露着浅浅的笑意。

“哎呀老督办,救命吧?”苏掌柜一听老督办的话,便急不可待地喊着。

“苏掌柜,没那么严重吧,救什么命啊,天塌不下来。喝茶,喝茶,你们不是说还有酒菜的吗,那我就看看,饭庄掌柜的给咱们准备了啥好吃的。”

“好吃的来喽。”老督办的话音刚落,饭庄掌柜的左手拎着个大食盒子,右手抱着一坛子老酒走进了客厅:“老督办,咱们是这吃呀,还是……”

“既然是喝酒,当然要去我的酒室里喝喽,那才有味道来。”老督办站起来,身边的随从忙接过饭庄掌柜手里的东西,前头带路。

“各位慢用,我先告退。”饭庄掌柜的说着就要往外走。

“告什么退呀,既来之则安之,莫不是你带的酒菜不佳,不好意思留啊。”老督办笑着对饭庄掌柜说。

“是呀,既然来了,就一起坐。”油坊的王掌柜拉住了饭庄掌柜。

一行五人随着老督办的随从,来到了一个偏院。这偏院离花园只有一墙之隔,分外两室,布置的简洁不失风雅,内室的正面墙上挂着皇帝赐的一块金匾,上面写着:文治武功。

严左站在金匾的前面:“好字,好意!吾皇真是明君,识得老督办的功绩啊。”

“严掌柜谬赞了,皇恩浩荡,老夫受之有愧。”

说话间,随从摆好了酒菜,五人落座。

“老掌柜,你真是舍得血本啊,把看家本领都用上啦。”盐店的苏掌柜一看摆上桌的酒菜,便对着饭庄掌柜伸出了大拇指。

“是呀,老掌柜,这也太讲究了。回去我们三个分摊点,不能让你一人破费。”油坊的王掌柜跟着说。

“哎呀,我说你们今天是怎么了,婆婆妈妈的,有完没完了,凉透了,我这看家的本领岂不是要逊色了。”

“就是,就是,让我看着这么多好吃的,听你俩说嘴,真是折磨人哪,开吃,开吃,凉了味道就不鲜了,倒酒啊!”老督办笑呵呵地招呼大家,回头招呼站在身后的随从。

“小鸡炖蘑菇,开花猪蹄,酱肘子,酸菜白肉粉,萝卜牛肉,红烧野兔,孢子肉蒸饺。老掌柜的,你不想过了。”

老督办笑着,边说边夹了一块红烧野兔肉:“嗯,鲜,鲜,好东西,好东西。”老督办边吃边做出夸张的动作。看着四位掌柜愁眉苦脸的样子,老督办笑了。

他拿起一个盘子,从每一道菜里夹了一些,递给站在身后的随从:“这是赏你的,外面吃去吧,这里用不着你了,用你的时候我会喊你的。”

随从喜出望外,忙接过老督办递过来的盘子:“谢谢老爷,小的告退,有事您喊我。”